

徒家





Nº 880-1

6200 9-34

聖體軍小叢書發刊旨趣

現在誰也知道公教出版界應當致力於兒童讀物。事實上，聖堂與偏時地利行，同樣地不夠介紹公教全部基本智識。我們深信一部五六十冊完整的公教學生文庫是必要的。不過這件事，決非倉卒間得以完成。

為此光杜編校範圍內，編輯一部包括：經史、聖傳、神修、聖召、理論、指導、小說、劇本、詩歌等各類的小叢書。一為聖體軍，儘吸綽餘的應用，為教中一般學生，也很可暫作唯一的文庫呢。

這是我们編輯聖體軍小叢書的旨趣。

緒言

親愛的小讀者們：

現在介紹的，是法國馬爾東司鐸 R. P. Victor Marmolton 的最近傑作，經千萬兒童熱烈歡迎，無數教育家極口褒揚的宗徒之心「Cœur d'apôtre」——茲求顯豁起見，改名小宗徒。

這本小說的敘述描寫，好似很平淡的；可是讀者們的情緒，已不自主地感應着，波盪着，的確，心憤不平，惻憐惋惜，愉悅快慰，輪迴地湧現在讀者的心靈上——感覺靈敏的，自然地有時咨嗟浩歎，傾流悲悼的淚珠；有時踴躍額手，表示同情的歡忭。但是小宗徒的值得讚賞，不僅因它具有支配小讀者們的情緒



之能力，或取材和編輯的適合心理，確是尤其因它常奏「潛移默化」的奇效。換句話說：小宗徒使讀者，在不知不覺中向慕熱心生活，透澈聖體軍精神，振作救靈神火：這是它最大的優長，最足注意的。

★

★

★

這種小說，我想你們定必歡迎的，或許也是救濟我國「公教兒童讀物荒」的上品。為此趁了幾天閒暇，把它譯出——，譯文未能流利生動，經不起推敲，那是我的才學關係，讀者們自然肯宥諒的。

★

★

★

至於翻譯本書的主旨，我很顧毫不躊躇地坦白陳述：——

具體地說：是希望小朋友們念了這本小宗徒，也勉勵做成小宗徒：投體入聖軍——已投軍的，益加抖擻精神——荷着宗教授與的軍器：祈禱，祭獻，聖體：慷慨激昂地奔赴聖體軍戰陣，和邪魔奮鬥，把它們逐出中國疆域。期待數年後，在你們奮鬥的成績中搜集材料，編成一冊中國小宗徒。——那時你們不知更要怎樣手舞足蹈地歡樂了。

親愛的小讀者們，這「希望」，畢竟要成「虛夢」嗎？
都在你們身上呢。——努力吧！

張希斌寫於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九日
聖體軍訓育會閉會日

再版序

初版小宗徒早已售罄了。

許多小讀者給我說：小宗徒文字尙嫌太深，我們還不很容易閱讀呢。——爲此乘再版的機會，將譯文儘量改成平易淺顯；原文上太簡畧的，也畧加引申；力求適合小讀者們的學識程度。

初版內的附編我要愛了——陳田修士作——那麼分開了，準備加入他的創作集內。

我想這本再版的小宗徒，定將受到小讀者們更熱烈的贊許。對於幫我改淺的朱樹德修士和代我校對的胡寬君：我非常感激，謹附此誌謝。

目次

封面：祁肋的首次小祭獻——周漢良先生作……………封面

緒言……………1

再版序……………1V

目次……………V

小宗徒

一 祁肋……………4

二 他的主意……………5

插圖1 尋覓祁肋

2 祁肋許願改過

3 祁肋加入隱靜

三	避靜中	15
	插圖 4 祁肋行首次小祭獻	
四	運幸	29
五	童子聖體軍	35
	插圖 5 祁肋的好友諾愛肋	
	6 祁肋照片	
六	鍛錫匠庇克	49
	插圖 7 老庇克影	
七	祭獻典禮	59
	插圖 8 本堂司鐸念信	
	9 獻餅代表姿勢	
	10 聖體軍手執童貞花	

改誤表

八	父親的主意	71
九	開四規	75
十	小琪助我吧	83
	插圖11 祁助苦求小琪扶助	
十一	勞勸慶典	94
	插圖12 教友蜂擁進堂	
	13 祁助在聖體前撒花	
十二	吾主恢復了地位	99
	插圖14 祁助的父親與共黨絕交	
	15 祁助得到最後的勝利	
	16 小琪像	
		109



小宗徒

一 祁肋

祁肋是一個矮短壯胖的孩子，他的兩隻眼兒，清秀潔瑩和活水一般，顯出非常的智慧與活潑；他的鼻兒隆凸帶灣，表示一付卓犖不凡的堅強性格；他很闊的額上，掩覆着淺栗色的頭髮，本來已是潤澤光滑的，受了太陽光的輝映，益顯得倩麗可愛了。

祁肋住宅的後面，有狹小的菜圃，他的父視，很勤勞地耕種蔥韭疏菜，收穫很多使鄰人羨慕；住屋前面的場地，他的母親養養鷄雛和兔兒，好似小規模的動物園。

他幼年的事跡，還能模糊地回憶；是在葉圍內，鋪滿煤屑的徑上，他撕去第一本併音書；他把蛇蛋菓肉的液汁，塗滿臉兒；是在鋪紅磚片的短籬笆圈內，他不知幾多次戲弄兔兒，驚擾伏卵的牝雞，使他母親着急驚惶。

春天到了，樹林又罩上了一襲碧綠生青的新衣——枝葉——花草也很快地滋長繁盛了。他的眼福開拓了不少，他又能得到許多新的玩意兒了。

唷！多麼舒適悅樂啊！在樹園中亂奔狂跑，爲他再也沒有更爽快的了！蜘蛛在那株桃樹上吐絲結網，他確想表演飛機拋擲炸彈般的絕技，把黃荳望準彈去，炸破了蛛網，殘傷了蜘蛛，眼見蜘蛛在破網上，慌忙地震蕩，他恰正起勁得意！

那些時間，爲他最有趣味最感幸福的。

現在，這些混廝慣的把戲，與屋前次塵飛揚的道路，都給那
助高傲地藐視了；原來厭舊喜新，是兒童天性；他理想中，湧現
了新境地，來拘引他的視慾。

不止一次，他夢想單獨一人，到極遠之處，自由地遊逛。

他想直到火車站，沉沒在喧嘩囂噪中；火車機頭的笛聲，旅
客的呼喚聲，貨車輪轉動聲：這許多，在他心靈上，能感發羨慕
都市生活的意念。但是，他方面，他確想：直到礦井，再到荒蕪
的田野，在遍生荆叢的斜岸和死水……的那邊去。

另外後面的理想，吸引他，尤其得力。

喔！剩了一天，太陽和愛，氣候舒適的假日，一清早溜出屋
子，靜悄悄地一人動身，戴了一頂後拖羽毛的帽兒，挾了一枝汽
鎗，吸吸田野新鮮空氣，掠掠道旁叢草，倦伏在籬笆下面守候野

獸經過……幾時野獸來了，起初或許戰兢兢抖縮一回，繼而便鎮定着：描準，撥發；而且，要和真正獵獸者一般，祇一放鎗便能打中！啊多快樂！

這誘惑，不知幾多次在他小腦袋內來回，不知幾多次，他盡力退去！

可是一天清早，誘惑實然太猛烈了；畢竟，他陷落了……



二 他的主意

「祁肋！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「你在那裡，潑皮？」

祁肋的母親喚了一刻鐘，却聽不到一聲回音。她白白地從樓窗遍察了園圃。祁肋並不在平日課後，潛候金鸞鳥的那些向日葵後面。——慣常執了棍棒，威嚇兔子的棚棚那邊，祁肋也不在。——打水機那邊，他在天氣酷熱時，有時湍激一道細細水線，流過襪子上，好使雙足感到些清涼爽快，現在，却也不在。

她忍耐了一會，便下樓到街路上去找……

她帶着忿怒傍徨的神氣，到東鄰嫂嫂，西鄰嬌嬌那裡關切地詢問着：

「你們可見過祁肋嗎？」到底沒有人答說：「看見」。
失望的她，正要轉身返家的那時，祁肋在草叢那邊，忽然發
現了。

「喔！……祁肋！弄得這樣了……！」

他美麗的藍方格白圍單，還是前夜新買的；從領圈，直到膝
踝，齷齪得不堪了；他的臉兒，塗滿了污泥，幾乎認他不出了！

「走前來，小潑皮！」——他的母親雙手向天叉着，高聲對他
說，——「我來給你洗擦洗擦。」

這天晚上，祁肋的夜飯，就是一下大巴掌，後來到被褥裏，
發洩當天放蕩的感想。

祁肋的父親，從礦場回來……大約在咖啡烟館逗留過了……總之，進門時愁眉蹙額一言不發……不是好標記……！懶洋洋地開始晚膳，臂肘支在台面，鼻子幾乎碰到熱氣騰沸的湯盆內；咀嚼工作完了，便呷着一大口啤酒。啤酒過了喉管，那隻生滿細毛的手，把唇上八字鬚，拭了一拭，椅子向後一轉，雙目炯炯地把廚房四週端詳了一會，便開口問着：

「小潑皮呢？」

「我正要給你說，——祁肋的母親接着說：——你想想看他逐着朱魯太太的鴨兒，整天的逛玩，還在泥濘潭中打滾！」

「看來，我們沒法管好這潑皮的了！」

「我也這樣想，除非他……，」

「除非什麼？」祁肋的父親帶着反駁口氣追問。

祁肋的母親換了付和愛婉轉的口吻說：

「聽着，若望！我們的祁肋要到九歲了，正應該把好思想，聖教會道理嵌在他頭腦呢！和他同年的隣舍孩子們，都已初領聖體了；如今，他們有志氣不少了！——人們也都說：這些頑們變好了。」

「呸，蠢婦！鄉愚！你還想用這些花言巧語，烘熱我的耳鼓嗎？」原來他早已失落信德，淪落於共產黨中了。

「不差，你，當然有你的主意；——可是我，也有我的主意呢！大家瞪了眼睛看將來吧！而且，訓育兒子，是我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本分。」

祁肋的母親，這次很明智地堅持不屈；讓他一人坐着，念那共產黨機關報「北俄夢」；她却蹣手蹣足跨進祁肋睡覺的房間，

她輕輕地揭起了帳子，向着牀上的祁肋，凝視了一大晌，在他熱烘烘的面額上，吻了一下，——含著多大意義的一吻。

祁肋，當時並沒有入夢，僅朦朧地睡着，絲毫不能了解母親的舉動，有什麼深長用意；他撐臂肘，從裏床翻身轉來，睜開惺忪的眼兒，望着他的母親。

母親乘勢接着他的手臂，雙目仰視了枕頭上面掛着的聖母善導像，低聲地說：

「聖母娘呀！我把祁肋託付給你，求你好好看管吧！」

*

*

*

第二天早上，太陽在百葉窗外，開始舞蹈着，一道黃金般輝煌的光線，射進屋子來撫媚兒童柔嫩的眼皮，那時祁肋的母親早

已候在牀邊了。

祁肋，早把隔日的事件完全忘却了，肥嫩的手，匆匆地把被單一推，欲和母親懷抱；到底他的母親裝了一付嚴厲的神氣好似疎遠他，冷酷地說：

「祁肋，你昨天還使我難受呢！」

一剎那間，昨天的過錯，在他的腦袋裡，忽然回映了；於是他急急的把被單掩住了臉面，手足無措，不知怎樣好。

「聽着，——母親露了一些慈祥的態度說着：——我很願寬恕你；但是，許給我今後要有志氣的了，……你快要到九歲了，還沒有初領聖體；……你真當好好習上些使你爸爸許你初領聖體呢！……你知道嗎？」說畢，她摸出手帕擦眼淚，

祁肋聽了這許話，灰白的臉兒，又堆滿了笑容。

「喔，媽媽！我一定要有志氣，要習上了！」祁肋擦着手雙目注視着她誠懇地說：

他和松鼠般輕靈，跳出了被窩，雙膝跪地，念他的晨經，

★

★

★

這件事，過了已二月，祁肋的母親，那時已再也不敢把計劃祁肋初領聖體問題，給她的丈夫提起了。

到底，春天又到了，初領聖體的時節近了；任憑怎樣，當趕快決定了。

祁肋的母親，一天清早私自一人，潛出屋子去見本堂神父；她把自己的主意，給神父述說了一遍，本堂神父給她安慰嘉勉了一會，並囑她先給兒童預備重要道理。隨即授給她一本「初領聖

體要理問答·一

祁肋幾天來奮勉了不少，習上了不少：他用心地讀問答，八天後，八九頁的問答已能流利地背誦了，更可讚的，他又解釋其中的意義。

祁肋的母親知道：有一位方濟各會神父，將給初領聖體的兒童們，領避靜神工，她的希望便益加熾熱了；她想：爲完成兒童心靈上，已經興築的工程，除了避靜，沒有更好的了；到底，他怎麼能參加呢……？

母親腦袋裡不斷的這樣忖量，也不斷尋覓使祁肋能够避靜的方法。過了幾天，她聽說有一位仁愛會修女，掌理會口內的這次預備初領聖體避靜。她知道最便捷的方法，是要去和這位修女接洽，便急忙領着祁肋去找這位修女，把祁肋託付她說：

「姆姆！我領那肋來做避靜；到底，瞻禮日——主日——恐怕他未必能到呢……！」

「瞻禮日，主日！爲什麼反不能到呢？」

「你可認識我的丈夫……他是慇直，豪爽，暴躁的工人；可是耐勞，工作，沒人能及他。這樣你已可猜到，他是最易受不良朋友的影響爲此他已不是好教友了。」

「那麼，他執拗着反對嗎？」

「我前曾試過一次，給他提起小兒的領聖體問題；我但說了一句，……：『你如果在場看見……他的……』」

「他恐怕快要變化的，男人們大概不多的吧，對於這件事，起初，他們終是反對；可是到了慶日，也是他們首先流出歡樂的淚兒呢！……」

「巴望好天主聽你的祈禱！」

「不必恐懼，天主定要俯允我們的祈禱的；直到主日，你也當爲他格外祈禱！祁肋沒有聽到這許話，早已和新小同窗們招呼了，在楓樹蔭下，和他們一起高興地做山羊跳了。」



三 避靜中

後一天早上，避靜就要開始了。

祁肋因着姆姆的預告，知道兒童避靜雖然仍許幾次散心；可是，除此之外，當整天的裝作啞吧，嚴守緘默；活潑好動的，尤其長舌的兒童們，定要感到枯澀和煩悶，再該當聽很長的道理，念很多的經：

這一切祁肋都知道，雖然起初未免稍有猶豫，恐懼，但是他想：這許犧牲是邀請小耶穌降臨，必須的禮品；他便堅決地許願：避靜時應守的緘默和其餘一切規條，完全遵守，便和姆姆毫不疑遲地立了緘默的信約。

多麼榮譽的信約！

★

★

★

第一天避靜。

大約有五十多兒童，坐在聖體欄杆前的椅子上，祁肋也是其中之一……他們五十多雙炯炯的小眼睛，釘住在一位長鬚白髮，穿着棕色衣，束了一條白繩，沒鞋，沒襪，和聖像上安多尼一般講道神父。

他在聖體欄杆前，踱來踱去，用很和藹的聲調，觀着拓展的手勢，說許多很可愛的話；……到底凶險可怕的話也講的；這許多，祁肋從小沒有聽過。

祁肋格外愛聽的，是多少很動心的故事，——離別了爸爸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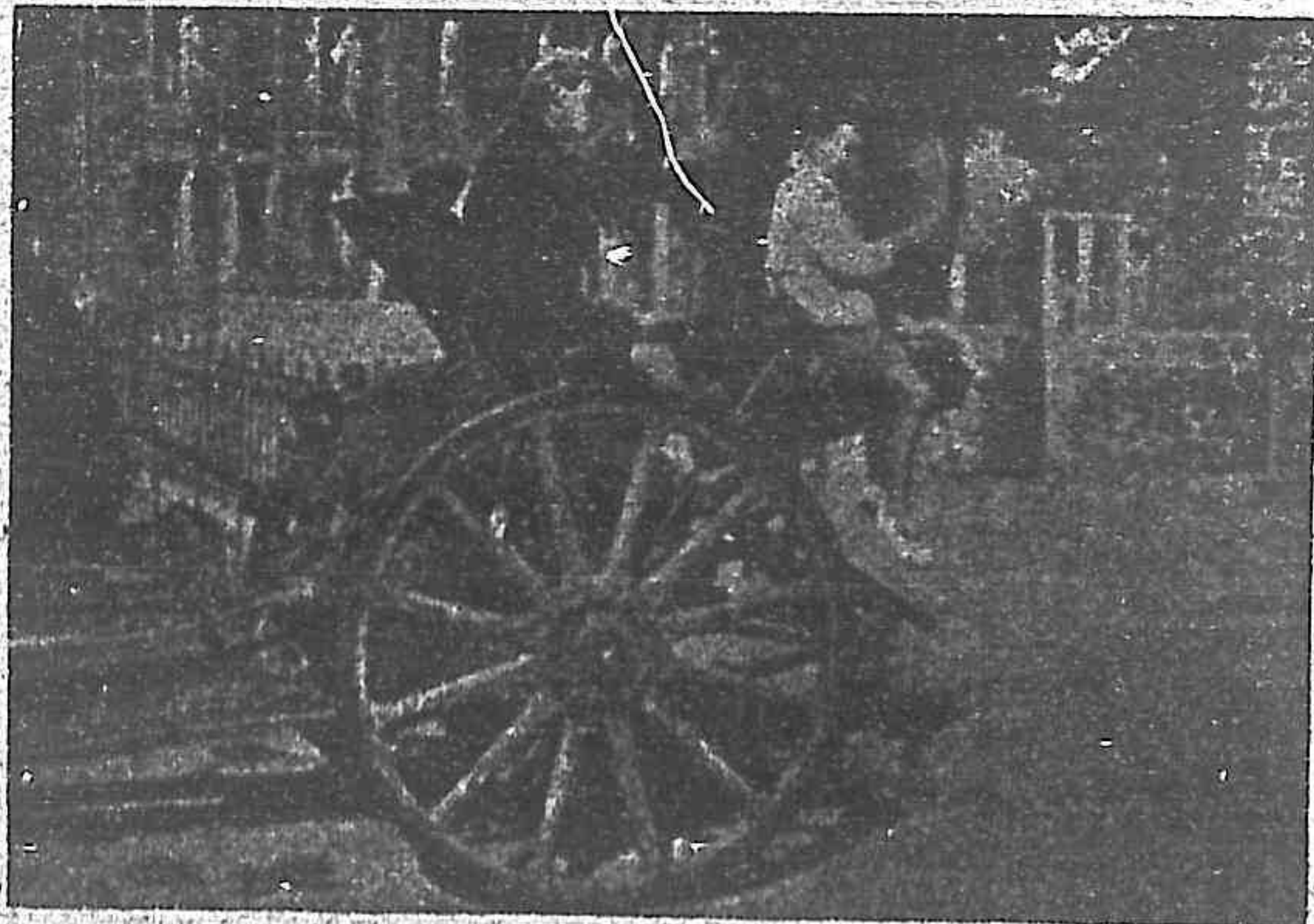
1 郝肋的母親喚了一刻鐘，……．她白白的從樓窗巡察了
圓圃．— 5



2 郝肋說：喔，媽媽！我一定要有志氣，要習上了—11



3 “媽媽，我領祁肋來做避難；到底，主日恐怕他未必能到呢……” — 13



4 “噲，祁肋！來和我們玩玩。”祁肋裝着沒有聽到，兩眼下視，繼續前走。 — 19

到城內去逛玩的那個浪蕩兒童的故事咧；——善牧不怕辛勞，到山野棘叢去尋覓亡羊的故事咧；——勇敢出衆的兒童，名字叫達爾西斯，情願在雨般落下的磚石下壓死，却不肯放棄胸前的聖體的故事咧——；再有許多和他一般的兒童們，爲着小耶穌做出許多英烈事功的故事。

「哎！爸爸憂愁不樂的時候，講給他聽聽，多麼好呀！旁邊的小朋友們回家去，一定講的；——喲；但是我的爸爸……」他這樣的想。

到底祁肋很歡喜講給他母親聽。

*

*

*

第二天避靜。

神父講小祭獻……

△祭獻：就是爲使耶穌歡心，不去幹任憑一件本要幹的事，把這克制工夫，送給好耶穌。

耶穌聽了，立刻打定主意，尋找機會，打算多做些小祭獻。

耶穌出堂時，堂場上，恰巧有一羣小朋友，爬在從德國擄來的舊砲上玩耍，天性素來活潑的耶穌興致勃發，恨不得三腳兩步走到砲位；不但要爬到上面，而且再想騎在大砲最高處，——筒口上——，在天空，揮着手巾，帽兒，做小朋友們的喝令者，領導他們，唱唱歌兒，喚喚哦！哦！哦！

到底，這次他的意志很剛強，決意不肯讓本性的衝動，佔優勝，——他要克制，做一小祭獻，——做第一次小祭獻，送給好耶穌。

祁肋歪斜了肩背，低落了頭，由砲位前面走過。
「噲，祁肋！來和我們玩玩！」向在一起混廝，騎在砲上的
兒童們喚着。

祁肋裝着沒有聽到，兩眼下視，繼續前走。

「偏死！濫神氣！」兒童中，俏皮俏骨的一個，忿忿地開口
便罵。

祁肋也默不置答，這是他生平第一次，沒有答罵人凌辱他的
話，——第一次忍耐，——到底也是第一次靈魂上填滿了安慰，
神樂。

*

*

*

末天避靜。

這天早上，神父講：耶穌怎樣愛兒童，他說：

「耶穌在世的時候，最愛站在和你們一般的兒童們中，一次在加利肋亞，他看見一個女人抱了她的孩子，便走上去，撫摸他，降福他。」

「耶穌在路旁講道時候，看兒童們遊玩，讓他們在身旁，跑來跑去，後來宗徒們，——他們沒有耶穌那樣忍耐，——惹厭了，要驅逐他們；可是耶穌偏偏袒護他們，阿責宗徒們說：讓他們到我身邊來吧！天堂是爲他們的呢！」

「可愛的兒童們，現在世界都變遷了！到底，耶穌的心還沒有更改呢！他，隱藏在聖體龕內；他，看見你們；他，很愛你們；他，希望和你們合成一個。」

「耶穌這希望，明天能達到了！明天，在聖體欄杆上，神父放在你們尖上一個小白麵餅，隱藏着的，就是他，——耶穌——加利肋亞兒童們的朋友，也是你們的朋友。」

「噯！你們的靈魂，預備那節動聽的愛情歡曲，唱給他聽呢？——他，好耶穌，要送給你們許多恩典，他給你們剛毅，勇敢，使你們能和魔鬼開戰。」

「可愛的兒童們，耶穌到了你們心中，你們要和天神一般美麗可愛的了！……」

神父講的耶穌疼愛兒童的道理，祁肋最愛聽了。他和小朋友們，在散心場奪旗的那時，繼續體味回想方才神父講的話，另外

那句，耶穌向宗徒們說的：

「讓兒童們前來，不要阻擋！」

這句，他不斷的在腦袋內來回縈繞，他想：這句話，今夜耶穌也要向爸爸說的；到底爸爸肯聽嗎？……如果爸爸不肯聽，那麼耶穌怎樣憂悶，悲哀呢？如果，明天自己不能去初領聖體，反禁閉在家中，爲自己，將是一件怎樣痛心的事呢？

★

★

★

「搶旗！」

「搶旗！」

在飛揚的灰塵中，奔馳角逐的許多小朋友們，氣喘着吶喊；
到底，耶穌，絲毫沒有感應；他的心，早已不在運動。

他悄悄地一人，給誰也沒有說，靜靜地走到散心場一角，無聊地坐在條長檯上，只有一羣尋覓小蟲吃的小鷄伴着他，他低着頭，左手指頭，合在唇吻間，右手把鈕扣沒意思的轉着，面態灰白慘淡得怪可憐。

小腦袋內正映着：歡樂的明天，自己却幽禁在家中的幻象。小朋友們遊興濃厚，幾乎沒有人注意到他的孤獨；僅有諾愛肋，偶然看見了他，便近上去。

「你爲什麼不起勁咧，諾肋？」——諾愛肋向他肩上一拍，執住了右手，親熱地問：

「看你好像有什麼心事，對嗎？」

「的確，諾愛肋，我怕……」

「怕嗎？怕什麼？」

「怕爸爸仍不要……阻擋我初領聖體……媽媽已經替我請求過，可是爸爸聽了大怒，堅決地拒絕了，從此，再也沒有人敢提起了！」

「噢！朋友，我真也爲你傷心，到底，你聽我說吧！在天堂上，我有一位好朋友，我有什麼困難，老是給他說的，他終是給我解除的。」

「真的嗎？在天堂上？什麼名字？」

「琪特豐加郎！（註二）他是很愛小耶穌，聖母，教宗，……和我們一般的兒童，……在瞻禮七的那天，聖母娘親來接他升天堂的，當時他祇有十一歲，所以人們都稱他做「小琪」」

「那麼，你認識他的了！」

「不，我僅僅念他的小傳，這本小傳，是在聖誕夜煙囪那邊

得到的，——所以是小耶穌的恩物——我念了很愛他，從此，我常常把它帶在身邊。」

「現在帶嗎？拿來給我看看好嗎？」

「哪！你看這張照片！——諾愛肋展開了「你的朋友琪」，（註二）指着一張插圖說着，——這些兒童們正在拷木球，他們正起勁咧！琪也在內玩呢，你要我講給你聽，那句小琪向一個還沒有初領聖體的堂房姊姊說的話嗎？」

「再好沒有了！」

「他勸她，堅決地請求領聖體說：

「小姊姊你去請求媽媽許你初領聖體！你看，我比你小，而耶穌已到過我心中了！你儘管勇敢；而且教宗也說過：該當！該當呢！」

「琪說得真有理！到底，琪幾歲初領的？」

「七歲。」

「我已八歲了！一年白白過去，真可惜！……你肯把書借給我嗎？我回家去，和媽媽一起念，念完了，我們要求琪，把我爸的主意打銷，許我明天初領聖體。」

「自然肯的，而且這張照片，這張夾在書裡面的照片送給了你，你去掛在房間內！」

「唷！多謝！——祁肋挽着他的腕臂說：——你真好！」

過了一會，他們倆分散了。太陽還在蔚藍的天空閃耀着，他們倆的心靈上，也發現了幾道希望，和安慰的微光。

（註一）琪特豐加郎是法國巴黎的一位聖體軍，他生於一九一三年，一九二

十五年去世，在世僅十一年，他的聖德，令人驚嘆；死後不但全世界聖體軍都托他轉禱，就是教友神長也信托他，現在出一種季刊，專載因他代禱而得的奇恩。

(註二) 小琪的法文行實已出五六種：你的朋友琪 *Votre ami Guy* 是一本專為兒童們寫的華文第一譯本，是小琪的母親寫的一個孩兒的靈魂 *Une ame d'enfant* 土山灣印書館出版價一角。





四 幸 運

瞻禮七晚上，末一次道理後，祁肋悶悶不樂地回家。那天正是瞻禮七午後例假，他的父親沒有上煤礦去工作；整半天，在菜園裡耘草；現在，他恰正在苦菜上澆水。

時間急迫了，耶穌願和小朋友結合的心思，益加擴大，祁肋也渴望早些達到好耶穌的願望；——到底，怎樣挽回他父親的主意呢？怎樣能得到許可呢？不是容易解決的啊！

爸爸僅一人在菜園，——媽媽不在的那時，——前去請求嗎？不，如果他發火大怒厲聲晉罵，使媽媽也不好開口，那是更糟了！——祁肋獨自忖度。

「還是，靜待一會兒吧！」

祁肋這樣盤算了一回，便呆呆地站在屋子門口，俯着頭咀着衣襟，搜尋一句相當開場的話。

機會近了，祁肋的父親已把苦菜澆完了，耨子放在肩上，右手提着水桶，向着廚房搖搖擺擺地走來。

最好的機會，千鈞一髮的時間！

祁肋撒嬌撒癡，媚愛地迎上去，執住了父親的手。

「爸爸，爸爸，許我，明天到堂內去望彌撒，和小朋友們一起領聖體，好嗎？」

「領聖體？……有什麼用處？」父親嚴厲地責問。

「爲養育靈魂，教我益加有志氣。」祁肋很自然地回答。

「我不領聖體，也很好；……反正，我倒要問個仔細：誰給

你這思想？他的父親更嚴厲地追問，

「沒有人，我自己要去。」祁肋抖縮了含糊地回答，

「你說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「你再說說看！」他的父親放下鋤子水桶，取了一條鞭子，祁肋很明白地知道：所渴望的准許，一定得不到的了，眼見他父親似癡似狂，怒氣直冲，眼中好像有火射出來，右手拿了鞭子，只等他再說一句便要抽下了。

祁肋，從小沒有觸怒過爸爸，更沒有嘗過鞭子的滋味；現在的這副情形，早已把他嚇得臉面慘白，心膽慄顫了；到底，他忽然想起好耶穌，他想有不少和我一般的兒童，爲耶穌，不但受鞭撻，又流血致命；我也願爲好耶穌受些苦……一剎那間，主意定

了，便堅決地答說：

「是的，爸爸我要去。」

「你還敢說？」怒不可遏的父親，厲聲責問。

「是的，爸爸，我要去。」

說畢，咬緊了牙關，聳起了小肩，只候鞭撻。果然，爸爸已揚起鞭子，恨命地抽下，在肩，背，頭，面，撻！撻！——在鮮紅的小腿上，撻！撻！——在渾身，撻！撻！嬌嫩脆弱的祁肋，從頭到腳，不斷的發出撻！撻！撻！的慘聲。

*

*

*

當晚的夜飯，祁肋沒有坐席的那時，祁肋的父親愁眉蹙額雙手撐了頭，默默地沉思。



5 諾愛肋說：“給好耶穌最好的祭獻，是盡好地位上的本分。” — 44



6 那肋從他初領聖體後...和愛，忍耐，實令小朋友們納罕 — 45



7 他們努力奮鬥的目標是：鐵錫匠庇克。 - 49



8 本堂神父念一封聖體軍司令的信，給聖體軍們聽 - 60

他自問：先前在祁肋身上，從沒有動過棒；今天，爲什麼竟至下手鞭撻？而且殘暴地鞭撻呢？……？

他盡力把偽理來搶塞良心的責問：他自己答說：「這祇是盡好父親的責任；不差，做父親的，應該負有管理教育子女的重大責任，斷不應容忍子女的倔強。」

到底，這種百般的自欺自騙，半點不能減輕他心靈上刺激的不安；——理性時時刻刻給他說：菜圃內的舉動，實是失節，和他捏造依據的理由，也絕然不合。起初暴躁，忿怒，繼而，良心不安，狡點詭辯。過了一會，恢復常態認識了自己的過差。

他安靜了一會，忽然風波又掀起了。腦海內又湧出許多不能調和的思想，他想：「方才的鞭撻，實因祁肋的倔強。另一方面想，但是，祁肋的倔強，反正是服從一位威權更高，勢力更大的

大主宰呢。

他口頭上，雖然說：天主沒有的；到底，是否一定，連自己都澈底懷疑，其實他並非完全失落信德，不過受了惡劣環境的牽制，不願承認天主實有。既然和良心警告，又掙扎了一次，拘執不肯謙認錯誤，心靈浸沉在憂愁的海洋了。

父親的沉悶噤口，逃不了母親的注意。她把現在的情景，和祁肋泣述在菜園內的慘事，聯綴拉攏，他的心境，早已猜到了八分。祇是暫讓他獨自的回想。

她終於斷定幹旋的時機到了，不應再觀望延遲了，便默念了一遍亞物，壯了膽，和愛地開口說：

「今夜你為什麼這樣煩悶？」

「都爲了我們的小潑皮！」

「……？……？」
「他對我很強，我鞭撻他；不知怎麼？他並不逃，竟立停了不動，這付強性，更好說剛毅性，使我非常納罕，反引起我的不安，……這不知道誰教他的？」

「他的主意！」

「他近來好似有志氣得多了，那麼那裡學來的？」

「也是他的主意。」

「這樣說來，我們祁肋的主意，是有幾分可嘉的了。」

「我的丈夫！我也是這樣想。」

「這樣，不應當阻止他……了。」

「親愛的，說得有理！」

「我鞭撻他的那時，你看見嗎？……我想起了很覺不安；你

給他說吧：我許他，明天早上，照他意思去做、

★

★

★

因此，祁助，到第二天早晨，欣欣喜喜地和會口內二十多兒童，一同初領聖體了；他的母親，給他穿上大瞻禮穿的最華麗的衣服。

祁助的傷痕，大概遮住了，僅臉面上，和手腕上的一些紫腫——榮光凱旋的代價，——露在外面。

其實呢，母親們的祈禱，和孩童們的小祭獻，比了她們的溫柔，或合理的執拗，有力有功效得多呢、



五 童子聖體軍

慶日已過了半月，祁肋靠着耶穌的扶助，忠實地堅守他的定志，譬如在家庭內更聽命，在課堂內更用心，對父母格外殷勤，百般的博他們歡心。

小 宗 徒

到底，有一件事，爲他感到很大困難：便是主日和瞻禮五的領聖體；如果沒有和他一般熱望領受耶穌的洪量小朋友們之互相策勉，覺到是很難持久的；他在第二遍念小琪傳的那時，他看出進聖體軍是維持熱心和勤領聖體的最好方法，他決定也要做聖體軍，而且也可去率領小朋友們，跪上聖體欄杆。

到底會口內，聖體軍還沒有成立，怎樣做聖體軍呢？又不知

道本堂神父，認識聖體軍嗎？肯組織嗎？

祁肋熱切地祈禱，使本堂神父肯組織聖體軍，他不僅空想虛望；確着實進行工作，他去尋好朋友諾愛肋，把計劃一五一十地給他說：

「我念了你借給我的那本書後，知道小琪是聖體軍，我想我們也組織一團聖體軍，好叫我們互相勉勵，守好定志，——你說怎樣？」

「晴！再好沒有了，我十分贊成；我確從沒有想到呢！但是我們是小學生，怎麼辦呢？」

「我們同去見本堂神父，把意思述說，他一定贊成的。」
他們毫不猶豫，立刻向着神父住院，飛奔般跑去了。

本堂神父住院前的花園內，有濃郁馨香的絕艷花卉；以前，郝肋和諾愛肋在此籬笆外，留戀欣賞，有時乘園丁不在，或不看守的那時，手快，折了幾朵，再靠了脚快，溜去。

這次，他們，竟連看都沒有看，進了籬笆，簡直向着在樹蔭下面，念日課的本堂神父那邊奔去。

「請神父晚安！」他們二人，脫帽鞠躬着同聲說：

「祝你們安，可愛的兒童們！」

「神父，我們來請求組織聖體軍！」

「聖體軍？……」

「是的，童子聖體軍，」

「到底，你們可知道，什麼叫做聖體軍？」

「聖體軍，是耶穌聖體和教宗的軍隊，是傳教的先鋒隊，誰

加入的，應當祈禱，非常的愛慕好天主，而且要勤領聖體，做好學生。『他們二人很流利地說着』

『很好，可愛的兒童們！到底，任憑那一支軍隊，總有軍紀的，聖體軍既然也是軍隊，那麼你們能給我說出，聖體軍的軍紀嗎？』

『神父，聖體軍的軍紀有四，就是：「善行祈禱」，「勤領聖體」，「多做祭獻」，「勉為宗徒」。』

『所以你們第一要祈禱？祈禱得比衆熱心，是嗎？』

『是的，而且早晨起身時，也為那輩不祈禱的人們，也為本會口和全世界的罪人；即刻，把我們的全天，奉獻給好天主。』

『說得很好！……但是，怎麼樣領聖體？』

『和將要進聖體軍的小朋友們，大家勉勵，發奮，熱熱心心』

的去領聖體而且勤領……天天領，至少每主日一次。~

~到底爲領聖體；當是有志氣的呢！~

~至少，我們發奮做成有志氣的是了，……好耶穌自會扶助我們的。~祁肋很堅決地肯定。

~好極了！但是再要問一句：耶穌到了你們心中，你們送給他什麼？~神父繼續發問。

~很多的祭獻。~

~祭獻嗎？你們可知道，祭獻是什麼？~

~領避靜神父，嘗給我們解釋得很清楚，我們至今還沒有忘却呢！~

~那麼說說看！~

~祭獻，是任憑那一件事爲了所愛的人不稱心的却依舊歡樂

在承受，稱心的却大量的犧牲。～

～誰是你們所愛的人？～

～好耶穌！好耶穌！～

～我恭喜你們，你們真是好兒童！到底，軍紀似乎再有一條沒有說呢？～

～勉爲宗徒！……～

～這件難了！你們怎麼辦？～

～不難，不難，我們去招募聖體軍，招募到了，便和他們努力；使罪人悔改，外教進教。～

～好宗徒！你們是聖伯多祿聖保祿宗徒了！你們當好好謝天主，肯賞給你們這許多偌大的恩寵，把良好的種子散佈在你們肥沃的心田。讚美天主的仁慈和全能吧！～神父驚訝他們的智識心

火，不斷稱讚他們，末來說下面的幾句話：

「你們既然要求組織聖體軍，我自然很贊成；但是，我應當細細審量一回；而且，組織也要籌備的，你們應當立刻加倍祈禱，立好表樣，一面開始募集同志！」

★

★

★

不多幾天後，祁肋和諾愛肋開始拉夫了。到底，實行募集同志，並不像理想的那樣簡單：他們着手招募了，方才感到不少棘手。

他們倆，沒有經驗，起初想：徵求同志，是很容易的。只須說：聖體軍能加增我們的熱心，那麼，一總小朋友定願加入的。却不料有不少同學怎樣的回答：「進了聖體軍，定要拋費許

多讀書的時刻：早晨望了彌撒，上學前，就沒有多大功夫去溫習生書了，就得不到獎賞文憑……」

「恰正爲着好好讀書，——諾愛肋辯護說，——所以要加入聖體軍，如果加入，教練員將給你說：給耶穌最好的祭獻，是盡好地位上的本分！」

「生書祇要前夜讀；早晨，任憑值日或自願，自然有暇去望彌撒領聖體了。」祁肋插嘴說。

還有同學，則推辭說：「媽媽不許。」

「如果你們聽命更迅速，更爽快了；掃地揩台，肯做了；小差使，愛擔負了；他們看見了，自然個個許你們加入了。」祁肋侃答辯說：

他們倆，勇毅地努力，一切阻礙，終究打破了，不多幾星期

後，會口內已成立了聖體軍，原來兩位小宗徒，把聖體軍早已透切地研究過；它的精神，完全認識；人們對它種種設難，他們立刻能解釋破除的。

★

★

★

肋肋初領聖體了已一足年。

從他初領聖體後，多大進步呀！——和愛，忍耐，實令小朋友們納罕，讚嘆；爲天堂常生事業，更不知升到什麼程度了？他那付倔強，梗性，頑潑，躁劣，追逐朱魯太太的鴨兒，威嚇鬼兒等等惡習，都不知拋在那處了？

不差，他果真還沒有純全，不能供在祭台上，受人們的敬禮。聖經上說：『義人一天尙七次犯過失。』肋肋當然免不掉小過

小失；可是，他毫不戀戀了，天天降到胸中的小耶穌，給他不少改正行爲的力量。

「天天領聖體。」談何容易！起初激起了父親火性，有一次冬天，正當雪花棉團般飛舞的那天晚上，他呵責威嚇祁肋說：

「如果非要清早起身進堂，那麼要趕你到門外去，讓你露宿在冰天雪地上露宿過夜。」

到底，祁肋堅持不屈，終於他的父親讓步的。

但是有一點，祁肋的父親終究不肯讓步的：便是罷工問題。

祁肋苦勸他父親說：「主日是好天主的日子，該罷工，專務恭敬天主的事功，這天工作是沒有出息的。」他的父親只裝做不懂，等祁肋和他母親一進堂，便到園圃工作，有時繼續構造裝運煤貨的車輛；祁肋一次一次的說，確一次一次的沒效——白說。

還有一件事，也足使祁肋悲痛的：他的父親不肯去望主日彌撒。爲他，本沒有什麼困難，不知多少小朋友們的父親，端端正正在堂內，捧了很大的經本，或執了念珠，虔誠地念着。他想到了，看到了，便益加傷心。到底，半點沒有失望，他深信終有一天，他的父親要效法他們的。

原來祁肋是聖體軍，恰正因他是聖體軍，所以還沒有失望。因爲聖體軍，透切地知道，祈禱是萬能的，也知道兒童們懇求，呼籲，祭獻，能強迫耶穌允許一切的。



六 鍍錫匠庇克

那件鼓勵祁肋益加奮發祈禱，做祭獻，爲他爸爸悔改的；是他和全體聖體軍，因着祈禱，祭獻，得勝了魔鬼，——得到會口中極大罪人的悔改。

他們努力奮鬥的目標是老錫匠庇克。

庇克是會口中，沒有人不認識的；他常常整天在黃蓬帳下做他的鍍錫工；慣常躺直了腿，大嚼麵包大蒜；不斷的歌唱，向兒童們說笑話，做鬼臉。

庇克是掛名教友，也是沒有人不知道的，他和反對聖教，難爲教友的馬松黨人般冷淡，看見教友進堂，開口便譏諷；到底，

他心底，並不很壞，常肯恕宥他人；就是他俏皮俏骨地向女教友們說輕薄話，也並無壞心，只是取笑取笑罷了。

嚴冬的一天早晨，廣場上沒有黃蓬帳的影兒了；人們都知道底克已進了病院。他三星期來開始臥病，而且似乎沉重異常，離死不遠了。醫院內的看護修女在一切侍奉之前，更焦急他無價的靈魂。她沒法促醒他早向好天主求和，——時間急迫了，再也不能延遲了。

修女的忠言好語，半點不能激動他悔悟之心；他在劇痛的那兒，——他患的是胃癰——只顧咒詛天主，比了平時更厲害。看護修女很納悶；可是依舊滿腔希望，她認識聖體軍的精神是傳教救靈，他們的新禱祭獻常是有效的。她也知道底克對於兒童，柔愛異常。對於他們，終是退讓一步的。

「或許因着他們，——每次送湯藥時，她默默地付量，——我將勸得他悔悟吧。」——她想得有理。

一天晚上，庇克的病痛暫時止住了些，呻吟也平靜了些，她便設法尋到祁肋，給他說：

「你可知道鐵錫匠庇克……？」

「是的，可是怎麼？」

「他快要臨終了；但是他仍舊拘執着拒絕神父，照他病勢，八天前當行告解的，否則……；你去給聖體軍們說吧！——最好請他們聯合大祈禱！」

到明天，全體聖體軍，因着祁肋的通告，都知道了；他們個個抖擻精神，準備和魔鬼決戰，誓必爭到這個靈魂。他們決定下總攻擊令。——每天輪流二人領聖體，其餘每天晚上，至少能紀

錄出三個大祭獻來。

決案——軍令——即日執行了。

三天之後，修女趁庇克正在呷飲加入甜香的藥水時問他說：

「庇克，有人給我講起：你很愛兒童的。」

「那是一定的；除了兒童之外，世界上再也沒有什麼能動我的愛了！……兒童們的誠實，無詐，天真瀾漫，活潑玲瓏真動人愛恭呢！……」

「的確；到底，你可知道：你好幾次，把你的咒詛點污了他們！……使他們厭惡你呢！」

「呸，那是一定不能的！」

「但是，的確是事實；還是昨天有二三兒童，來問：『庇克仍舊咒詛嗎？』你聽，他們沒有忘却！」

「喲，無辜的羔羊！——庇克好似感動了，雙目圓圓地睜着動不，張開了口，好多時尋不到一句相當的話；過了一會兒堅決地說：——你給他們說吧：從此我不再咒詛了！」

「當真的嗎？」修女覆問。

「我至少勉勵改去吧！……試試幾天看！……——咄，或許隨口要唾出的呢！」他含混地自言自語着。

「如果你勉勵，好天主自然幫助你的！」

果然，那時起庇克留意得多了；在劇痛的那時，咒詛的話，自然地湧到喉嚨，即欲噴出了，他急忙把布條，被單角，揪住了口，不放它出來。

病勢不斷地進展，已到病入膏肓無可醫治的地步了，修女想叩他心門的時刻，迫近，決不能再緩了。她先在小堂內祈禱了一

會，便近病人，和藹地說：

「庇克，恐怕現在你當向好天主求和了！……」

「誰來信你的話？……哼，求和？我並沒有和他絕交，有什麼求和不求和呢？」

「我也很知道你素來是在聖堂近鄰過活的；到底，你不進去給好天主說聲安；你，主日又不去望彌撒……庇克，你說對不對？你是受過洗的教友啊！……教友的本分……？」

「這算得什麼罪惡？不知有幾多萬人，更不如我哩！」

「如果，……你想和天主和好，不是難的，天主是最仁慈大量的，他肯寬赦一切的，你要我去請神父嗎？」

「咄，不……不……不要，不要……」

「如果兒童們勸你，你怎樣？」

「他們真也不來憂這件事！」

「你想差了，我給你說：他們代你掛心憂慮的，恰正是你的靈魂。庇克，你有相彷彿天主的靈魂呢！照他們自己給我述說：天主爲你祈禱，做小祭獻，領好耶穌，巴望你悔改，同天主和好，死後得免地獄……」

「的確嗎？——庇克一時呼吸急促地追問，——他們爲我這樣的做嗎？」

「是的，爲你，庇克，你或許也認識祁肋，這靈巧活潑和松鼠一般的八歲小寶寶。」

「是的，我有時和他玩弄的。」

「就是他，偕着四個小朋友，每天課後到大堂內長久跪在聖母像前念經，其中一個，尙須走三里遠的路程，冒了風，冒了雪

進堂，爲的祇是你庇克的悔改。〰

〰 喔唷！這太過分了！〰 庇克眼眶通紅，滾出的淚兒，把手巾拭着悲哀地說，

〰 不，如果有了愛，並不算過分，他們都很愛你呢！〰

〰 噯，我不配受小天神們這般的愛！——很感動的庇克，聲音抖縮地說着——請你給他們說吧，我欲完全照他們所希望的去做了！……但是，我也很願見他們一面！〰

〰 神父送聖體來的那時，他們自會伴着同來的，——心靈充滿着安慰和愉快的修女說——現在，你安靜一會，想想好耶穌在十字架上，爲你受無數凌辱，痛苦。〰

★

★

★

當晚，本堂神父請到了，庇克表示止歡迎和尊敬。告解後，他好好的做了補贖，他聽神父給他的訓囑；他求好天主。減短苦楚，趕早收他靈魂。

到明天一清早，祁肋和四個軍人，伴着神父走近奄奄垂斃的庇克牀邊。庇克一看見一羣兒童，淚珠立刻和泉水般湧出，竟然兒童似的號淘大哭起來，侍奉的人們和神父，看着這種情形，也不自主地歔歔流淚；過了一會，人們都盡力勸慰他止哭，簡直和彌兒童止哭收淚一般。

過了好久，方才平靜了些，熱熱心地從神父手裡領臨終聖體；他感受的愉快，歡樂，安慰，和初領聖體，沒有分別；他也伸直枯瘦黃縀的手足，請神父終傳。

一切聖教典禮完畢了，祁肋和他的小朋友們，走近病床，執

了他的手，吻了幾吻。但是不多時後，旁人只得催他們退去。因為兒童們近前了，庇克又觸景生情，苦哭慘泣了；一時沉靜的病房中，只見人們共同飲泣；庇克的嗚咽慘泣大概是表示感謝，求宥，懺悔。

「不當謝我們；——祁肋在退後前，近他耳根抖縮縮地說，——但是，把你的病苦，獻一些給好天主，使我們常常做好聖體軍，時時刻刻摯愛好天主！……」

*

*

*

到明天，鮮艷明媚的太陽，冉冉向上高升的那時，老庇克的靈魂，斷了肉身的絆鏈，飛昇到極樂世界去了。

七 祭 獻 禮 典

本堂神父非常地滿意聖體軍，那是當然的了。

除了庇克悔改之外，他們行了不知多大善舉！他們服務聖堂的忠勤，實令人欽佩；聖體軍成立的以前，神父舉行彌撒，有時竟尋不到輔祭者，現在却常有三四個兒童，爭奪輔祭的榮職。

如果有什麼要給教友傳達，或許雜誌報章欲分發等，——只需做一記號，聖體軍們立刻忻勤地奉行了！那怕小村鄰宅，他們也得去傳令，他們真成了本堂神父的協助者。

堂內一切的典禮，和聖堂本身，——天主的宮殿，他們的安所，——都是吸引他們的磁石；上課前後，他們常愛進聖堂，給

好耶穌請安，或簡直捧手端跪，和日夜燃着的聖體燈一般做耶穌的伴侶。

他們也想到，把買餅買糖的銅幣節省起來，買一瓶油獻給耶穌，供給點聖體燈用。

至於心靈上聖德的猛進，和用善表感化冷淡教友的功勞，僅有天主認識；這許多，真值得本堂神父安慰矜誇。

有一天，本堂神父給聖體軍們念聖體軍司令寫來的一封請柬的那兒，聖體軍們不知多麼舒快，信上說：

「神父大人：

「我們擬用全教區聖體軍名義，在聖體瞻禮那天，舉行奉獻典禮，會場定在主教公署修會舊址，我們也已

蒙：主教大人的准可且獎勵，而允應親自蒞臨主禮。

我們很希望 貴軍委派代表團參加。如蒙允應，人數幾何？即請賜覆示知。

再者：服裝，徽章，完全照章穿佩。……

月 日 區 聖體軍司令敬啓。

「哎，要見主教了！」祁肋揉擦着手說。

「也戴主教高冠和行堅振禮一般的嗎？」諾愛肋高興地說。

「是的，是的，小寶寶們，到底留心他也有權杖，你們潑皮

沒志氣，那麼便欲用杖打呢！——到底，說笑得够了！說正經話

吧！你們去見主教，空手是不行的，你們有什麼獻給他？」

「獻神花，為感化他全教區的罪人。」

「是的；但你們當知道，舉行奉獻典禮是把奧斯地亞代神花總數，大量地奉獻給主教的，為此神花總數應當很大的。並且，留心呀！僅有八天預備呢！總之沒多閒可荒廢的了！你們趕快通知聖體軍吧！」

一小時後，聖體軍已個個接到軍令了。

★

★

★

在一主日內聖體軍們的勉力，到什麼度數？功勞立了多少？

——這是天主和他的小朋友們的秘密，但是如果念了肋肋和諾愛肋謹慎地總結的神花總數，也能得知一個大概。

他們八天內，奮關的成績的一件，——不很容易的一件——是肋肋得到父親參加典禮的准許。

祁肋和諾愛肋偕着其他挑選出的最勇敢的聖體軍八名，在聖體瞻禮前日下船，望着目的地駛去。

★

★

★

這座十四世紀遺下的修會舊院，建築的巍峨雄壯，藝術的精細雅緻，又加上一切自然的點綴烘托，爲聖體軍的慶典，好算最合式，最能感起印象的會所了。

舒適暢快的氣候，清秀艷麗的天色，那顆明媚的太陽，也從樹林中，發現它的微笑，把它的光線漸漸地照耀全院；報告慶辰的晨鐘，鏗鏘宏壯地散佈喜訊，總之：這天的一切，都發顯歡欣愉快，和表示摯誠地歡迎聖體軍們。

那天早晨八點鐘，三百多聖體軍，穿着純白的制服，進了院

所，青草綠茵，也給他們的白色耀閃得反白了。

「默靜——」一聲口令壯嚴地傳出，聖體軍們便整隊肅立。

主教蒞至的那時，獻餅大典便開幕了。

諾愛肋手帶白手套，執了軍旗，開步先走，隨着手捧祭品的軍人八名，他們也白色短袍，白色襪子，白色鞋子，——捧的祭品，便是表明小祭獻的奧斯地亞——慢慢地走到祭台前，把盛着祭品的銀盤，高高舉起？誠潔無辜的眼兒，炯炯地向着主教，婉轉抑揚地同聲唱着：

「主啊，這許純潔的麵餅，

「你應着司鐸的請命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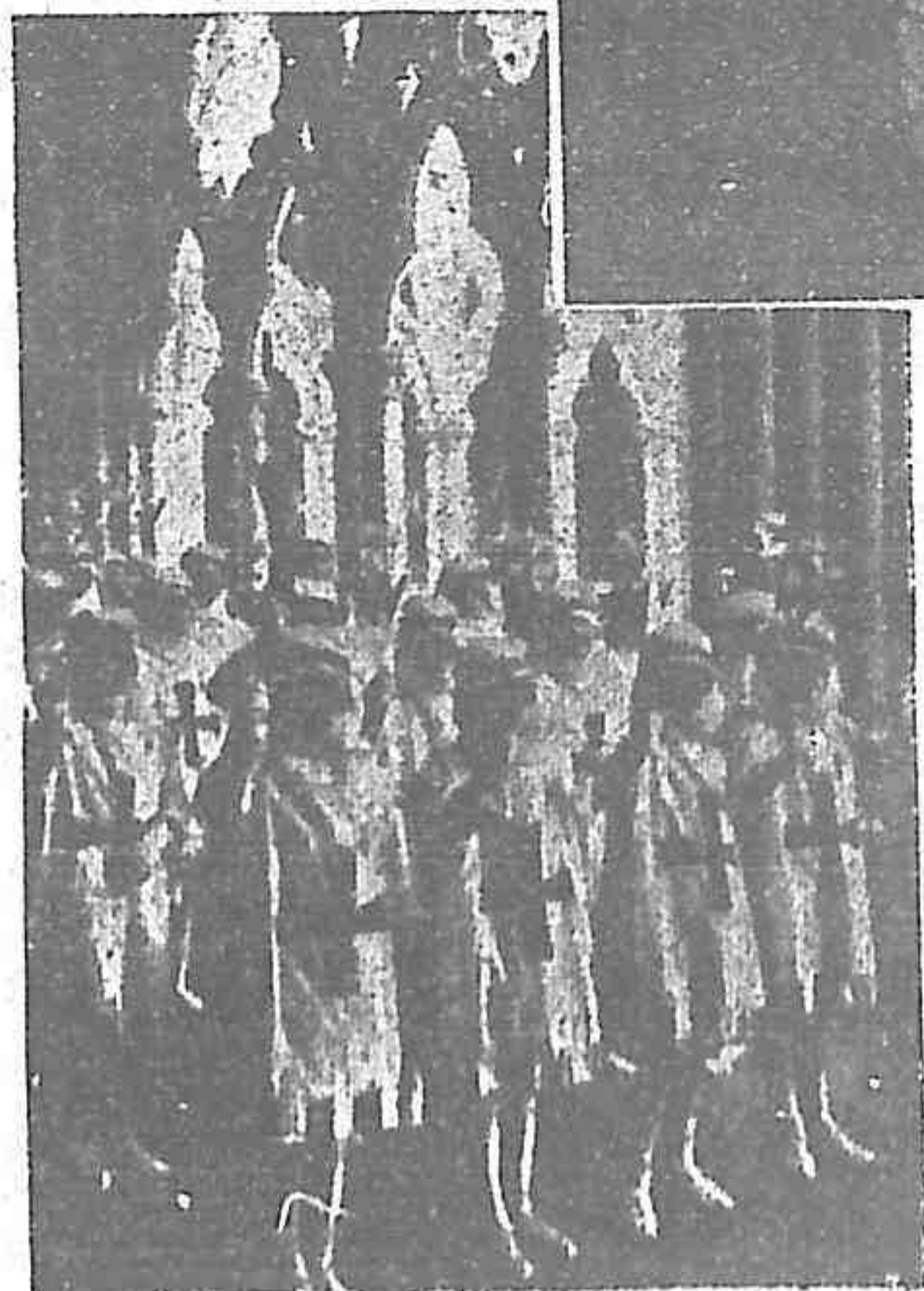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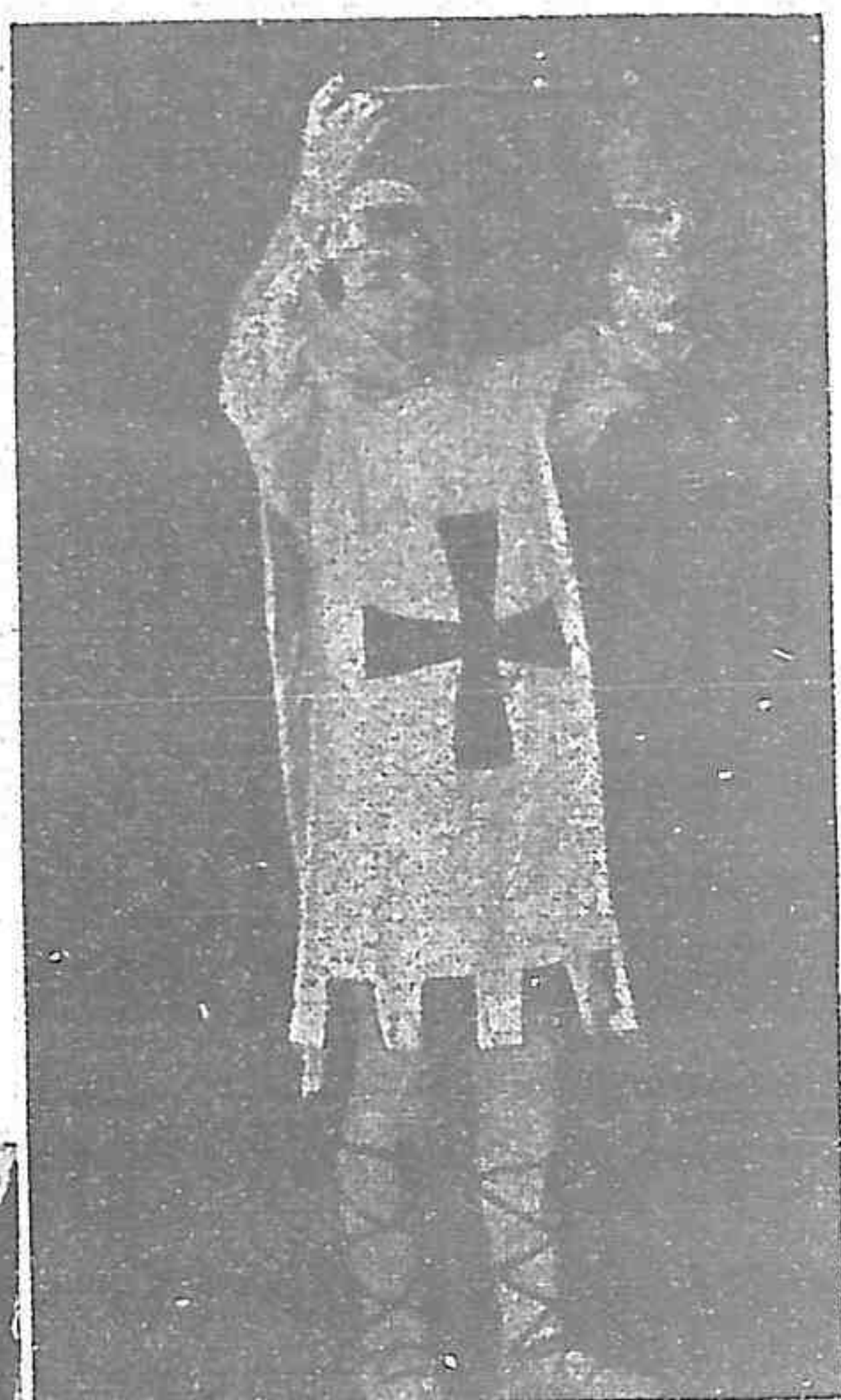
「降此匿跡藏身，

「我們很願天天飽飫

9

諾愛肋
捧了盛
着
祭品的
銀盤

64



10其餘一律白色
制服的男女聖體
軍，那時高舉童
貞花，不斷地在
空際揮着，— 65



11 “喂，小琪！爲什麼要到這樣遠的地方去呢？快到這裡來感化我的爸爸吧！” — 85



12 無論遠的近的，礦工，農夫都停止了工作 .. 穿了簇新的衣服，興興闐闐地進堂。 — 91

「這超性活糧；

「祇望誠潔永存！」

其餘一律白色制服的男女聖體軍，那時高舉童貞花，不斷地在空際揮着；同時提高了嗓子，咏唱加利肋亞兒童，在耶穌榮進日路撒冷時唱的那節：「萬歲！萬歲！達味之子萬歲！」歌曲，他們的脆聲銳音，直達雲霄。

在這壯嚴的典禮中，基利斯多在十字架的高處，降福他的小軍人們；他們從心窩深處，堅願多領聖體，準備日後——長大後——為潔德肉搏，為信仰血戰。參禮的父親母親們，都廿四分感動，只管拭淚揉眼。

院中又沉靜下去了，沉靜得很深——各人沉埋在各人的感想

之中——一會兒，司令神父開始率領喚口號，三百軍人，全心全靈地應着：

「主啊，收受這些奧斯地亞吧！」

「這些奧斯地亞是表明我們的小祭獻！」

「主啊，遣發司鐸，給我們祝聖奧斯地亞吧！」

「主啊，在我們中，也挑選幾個做司鐸吧！」

山鳴谷應的「達味之子萬歲」得勝歌，接着口號，排山倒海般，在熾情勃發，熱血騰沸的兒童口中衝出。

熱烈的吶喊靜了，全院又完全沉默了，只聞兒童們的父母款款聲，主教收納了——和小祭獻同樣數目的——純白奧斯地亞，便操慈父般溫柔的聲調，誠切地說：

「希望你們永久忠信地遵守你們的榮譽軍紀！……即日起，加入宣傳公教工作，……」他感動得不能繼續說話，便又舉手祝福了他們一次。

典禮閉幕時已十下鐘。

聖體軍們散開休息了，有的吃着帶來的餅餌點心，有的奔跳着遊戲，都非常高興，興致十足的祁肋，和諾愛肋，肩依肩的坐在草地上，把感想互相交換，——坦白地陳出：

「喂，諾愛肋，明天我們給沒有參加的軍人，怎麼說呢？」

「當然給他們講述典禮的盛況。」

「你想他們能免嫉妬嗎？他們仍肯做聖體軍嗎？」

「那或許是難免的；到底給他們說：明年挨到他們來了。」

「你的話有理，我早已準備做這祭獻，我已決定下次讓他人

代我來參加。——噢，這種典禮，着實給我很多勇氣！這勇氣一年儘够用的了！……但是……

「什麼？……你似乎還沒有廿四分歡心呢！……照我看來，你還拴記你爸爸？」

「的確，我起初不敢給你說，……我不斷的想：如果爸爸看見了這種典禮，那麼定……」

「那麼，定要改過的嗎？……恐怕是的；到底請你耐性些，郝肋，我方才好好爲你，和你的爸爸，祈禱過的。」

「謝你，諾愛肋，你知道我怎樣希望他，和你爸爸一般地做熱心教友，也進堂，也領好耶穌。……」說畢取出手帕掩了眼兒嗚咽起來了。

「不要這樣，我的朋友！他慢慢地自會熱心的，我已給你說

過了：我的朋友小琪！會幫助你的……你忘却了嗎？我們不當太心急，太沒有信任心啊！」

「果真，他已幫過我得到八歲初領聖體了！」

「那麼，你怕他這次要放你望空嗎？……他也很愛你所愛的爸爸！喂，小琪是聖體軍，他必定不忘「勉為宗徒，盡力救靈」的軍紀，我深信一定要幫他改過的。」

「謝謝你，諾愛肋，你又給我勇氣了！」



八 父親的主意

「去吧，由他去胡鬧一場吧！爲他雖做不出什麼好事體的，却也未必鬧出什麼亂子的……」祁肋的母親委轉地請求丈夫，允准祁肋去參加獻餅大禮，終究得了丈夫上面的幾句話。——前面說的祁肋得到參加奉獻典禮的許可，是這樣得到的。

當時，這礦工隨從了一會正理的感動；但是，從此不會遭到什麼餘波嗎？工友們是否閑傳，指謫他的懦弱？——允許了祁肋去參加——嘲笑譏刺他嗎？……把這獻餅大禮作笑話看嗎？……祁肋的父親在惡劣環境中很難振拔，祁肋每次回家，慣常見到壁上黏貼着卑劣不堪寓目的畫報。——報上畫着一勞工，屈伏

在挺胸凸肚的豪紳，與聳肩的司鐸二重壓迫之下；下面又把圖畫的寓意加以說明，祁朥掉轉了頭，絕不肯念；一次，他忿忿地詢問他的母親說：

「媽媽，把這張畫撕去，好嗎？」

「不，切不，我的愛子，你現在撕了，那麼更糟了！容忍一會吧！候爸爸性情和順時再作道理。」

畫報的事，雖沒使祁朥失望，他的心靈上，確籠罩了重重愁雲，他很明智地說：

「唉，假如天主不加援助，僅靠人們的能幹，畢竟不能使人悔改的啊！」從此他盡心祈禱，倍行祭獻。

過了幾天，祁朥小腦袋內，突如其來的生了一計：

「你許我這樣去做嗎？媽媽……」祁朥說着便打開了小經本

子，抽出了一張小朋友贈與的精美聖心像，他放在唇邊吻了，又給他母親吻了，爬上櫈子，去貼在畫報右面。

他的母親不干涉他，由他去做。

到明天早上，礦工上工前，驟然看見了畫報右面的聖像，他咕嚕了半响；可是受不住良心的刺激，也不願再惹愛子的悲傷，便親手把醜陋卑劣的畫報撕去。

僅留耶穌聖心像懸掛着。

祁肋和他母親，看出祈禱祭獻，並非徒然；好天主的聖寵，在父親心靈中，漸漸地長大起來了，近來咒詛得稀了，狂怒的次數也減少了，對於家人也篤愛了。

就是當面遇見了神父與進堂的教友們，他的態度比從前也和平些了；有幾次，雖然工友們嘲笑辱罵他們，他確退在一邊，默

然毫不附和。

有一天，礦中瓦斯爆發，炸死了三工友，他竟肯伴送屍體到堂門口；在聖堂前廊下，共產黨惡首領誘他到咖啡館去，他敢堅決地表示拒絕。

不差，俗語說：「一隻燕到，不能就說春天了，可是能說：春天的先兆。」爲我們的這礦工，也是這樣：這許聯接着的微小事蹟，感動了母子二人不少，使他們充滿了樂觀，增加了勇氣，他們得了這些改過先兆，知道改過期，定也不遠了。

九 開四規

四月一號那天晚上，本會口的開四規週開幕了。

祁肋聽到了這消息，快樂得跳起來。

「再好沒有的機會了！或許是好耶穌所揀定：爸爸感化的時候了！」祁肋在屋子內這樣的吶喊，給他父親聽着了，的確是很危險的呢！他却絲毫沒有顧到。

他的母親囑他鎮靜，她自己也竭力遏抑她劇烈的感觸。

「噹洪！——噹洪！——噹郎洪！——宏濁的鐘聲，從堂的尖頂堅忍地不斷發出，方才前天搬進鐘樓的許多燕兒，震驚得紛紛慌亂起來了，急忙飛出新居，繞着堂尖，迴翔吱吱的叫着，在堂

門口石階上站着的那些婦女們，不厭煩腦的呢呢囔囔談着，在她們前面的場上，有一羣兒童，在塵埃中玩耍。

男教友們，成群結隊，應着鐘聲離開屋子，作場。——第一次四規道理，原是爲了他們講的。——有的換上主日禮服，有些照常穿了油膩不堪的作裙，大概莊重地，望着聖堂走來；却有少數怯弱畏葸地沿着牆影慢慢地寸寸，在面對聖堂的一座下流咖啡館，一扇半開半關的窗口旁，有人在一本很大的簿子上，記錄進堂的工人們的名字。

你這卑劣的書記，這項罪孽的工作，隨你趕吧！可是這次，你還記錄不到我們的這個怯弱工人——祁肋的父親——的名字，因爲今晚，祁肋仍是孤獨地一人進堂聽道呢！

堂內的幽暗，一剎那間，給電燈消滅了。

念完了玫瑰經，神父開始講道。祁肋站在教友中，感到矮小得很，所以簡直走到彌撒間那邊，和其餘聖體軍坐在一起。今晚本堂請來講道的，仍是去年給初領聖體的兒童們領避靜的那位方濟各會神父。這次的道理，他仍先向兒童們說話：

「可愛的兒童們，我很感激你們，因着你們的祈禱，
「祭獻，今天竟有這許多教友來堂聽道！我希望你們：在
「這復活瞻禮前二主日內，分外奮發起來，加工祈禱，多
「做祭獻，使復活瞻禮的那天，本會口的全體教友：不論
「男子，婦女，已初領的兒童，沒有一人例外，個個跪上
「聖體欄杆，領受好耶穌！……」

「全體教友，沒有一人例外……神父這樣說的。」
 了一個推論：「那麼我的爸爸他既然是全體中的一人，也應當來的了。」

「爸爸嗎？他肯來嗎？不差，既然神父這樣說的，既然神父這樣希望的……」他幻想中鬚髯覺得他的父親已經在這裡了，和他一起跪着，親近好耶穌；他立時感到說不出的歡喜，安慰，愉快，巨浪般衝激他的心靈，禁不住流下了許多快活淚兒……

可惜，他正在拂擦淚兒的那時，忽然覺察方才的一切，是幻想，是虛象；他便苦泣歎歎起來。過了一會，漸漸轉成考慮沉思的態度了，他反覆的想：怎樣益加用心祈禱，增多祭獻，方才能得到他父親的悔改。

怎樣祈禱？怎樣祭獻？正在忖量着，忽然來一個新計策：

「爲什麼我不再去請求聖體軍的小朋友們呢？爲什麼不早
早的，去請他們像上次爲老庇克般，爲爸爸祈禱呢？——老庇
克終於得到懺悔歸正；那麼，爸爸畢竟也要改過的呢！」

他立刻偎依着他的朋友諾愛肋肩膀，輕輕地說：「你明天，
肯幫我做些祭獻，爲感化我的爸爸嗎？」

諾愛肋接着回答說：

「一定肯的，可愛的祁肋；到底，候聽完了道理，再說吧！
我們明天去通告全體聖體軍都這樣做吧！」

一切實行了；明天早上，聖體軍得到了通告，都很興奮地祈
禱，祭獻，和去年爲老庇克做的相仿：每人每天，至少做五次祭
獻，而且還天天領聖體。

這樣足足做了一主日，可是祁肋的父親，依舊沒有悔改的表示。這主日上，他雖然罷了工，到底出外散步，彌撒不肯去望，傍晚的道理，仍不肯去聽，所以祁肋仍舊和從前一般單獨到堂。堂中教友，比前幾次覺得更多了，開四規的神父，在講道理之前，對衆人說：

「我很誠意地祝賀你們，肯到堂聽道理，辦靈魂大事，——他又對兒童們說——你們當繼續奮發祈禱，望天主賞賜還有許多冷淡怯弱的教友們，快，快到這裡來……」

道理結束之後，又宣佈了一件好消息：

「下主日是聖枝瞻禮；我們擇定這天，行勞働慶日，請回憶在二千年前的那天，如德亞人歡欣地把衣裳，樹枝，鋪在耶穌走的道路上。勞働教友們！你們比了如德亞人好得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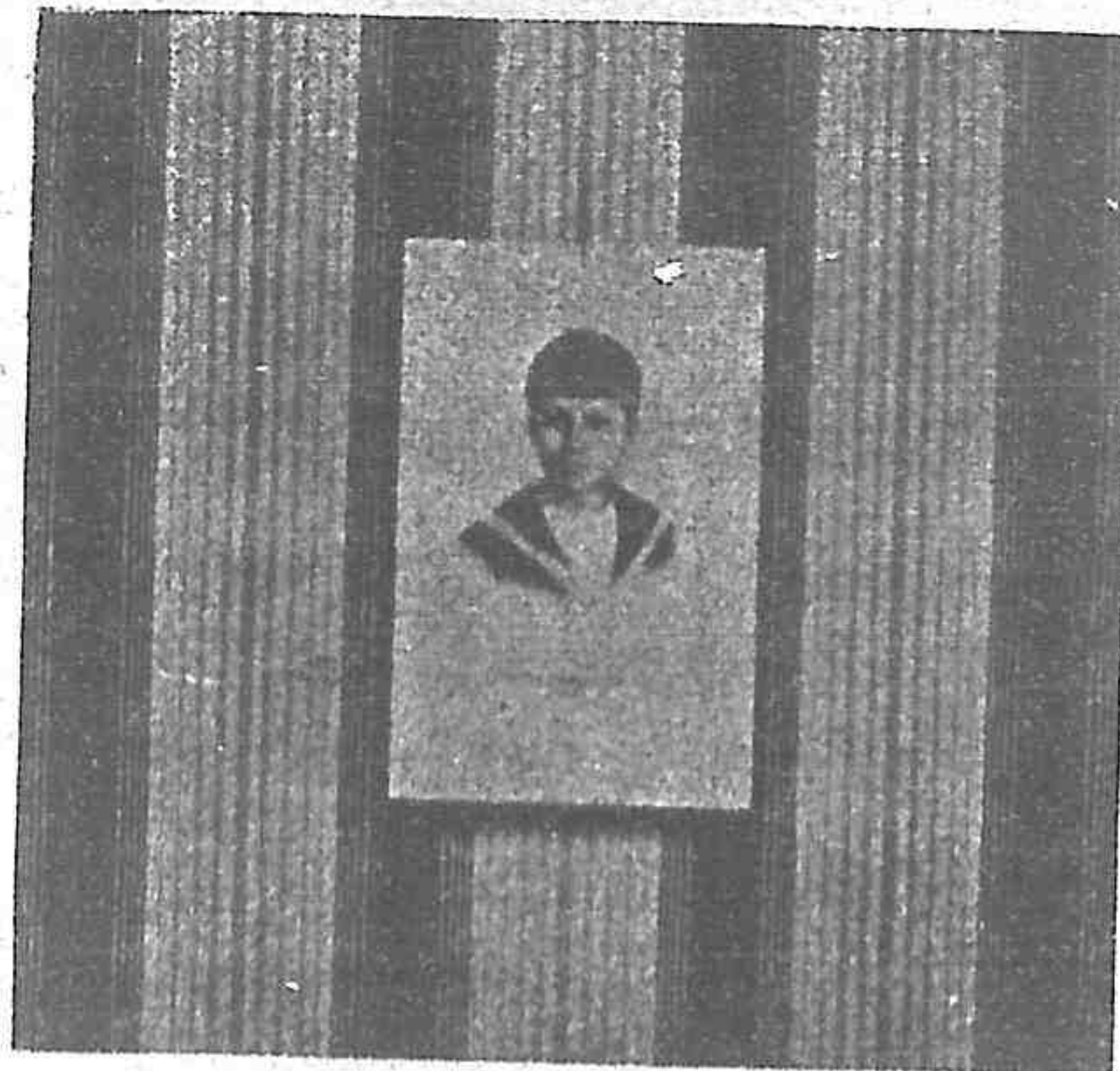
13 祁肋在聖體前，活潑歡樂地一步一步散花鋪路 — 96



14 “怎麼？……你竟也要背棄我們了？”惡首領問祁肋的父親說。 — 100



15 他從雜物廚內抽出...銅質的十字架...三人呆立了各自
默默地出神：— 10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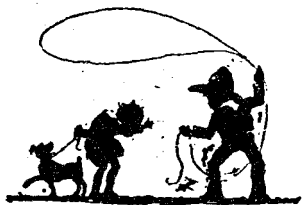


16 祁肋把小琪像貼在十字架下面說：
“我的小孩，謝謝你！” — 118

「呢！你們要做的，也要比他們進一層！在耶穌面前請你們把
「天天用的工作傢伙，陳列吧！從前耶穌祝福如德亞人，現在
「借着司鐸們的手，祝福你們的傢伙，同時祝福你們的工作。
「本主日瞻禮七，勞勸青年會會員，要向你們徵集，你們
「要把傢伙，交給他們，好好禮待他們；這舉動，實是光榮耶
「穌的凱旋式。——他是工人之友——這典禮也是各人，於復
「活瞻禮日，接待他到心靈的好預備呢。」

出堂時已夜深了——祁肋在黑暗的道路上踴躍地奔着。
祁肋向着天空的疎星，微微地笑着；原來他心中，已有了秘
密計劃了。「爸爸的傢伙，一定要取到，一定要放進堂內的……」

那麼，噯，那麼，好耶穌既是個神匠，自然知道工匠和工具，不可分離的，爸爸的工具進了堂，工匠，——爸爸——耶穌自會設法，引他進去的。他這樣想。



十 小琪幫助我吧

到明天，祁肋把他的秘密計策，給母親說了一遍。

他急忙搜尋父親的傢伙；他父親日常用的，還在煤礦內，所以只得把祖先傳下來，父親年輕時所用的傢伙，拭淨擦亮；這些傢伙，却是更寶貴的：他父親做熱心教友那時的精力和汗血寄留着的。

一切傢伙，祁肋都擦得煌亮，並收拾妥當，想親手交付給那些來徵集的青年們。總計他交付的：幾個開礦用的錘子，小鑽，鏟刀，鈦鉗，鐵條，鐵板，再有一隻掛在樑上的破燈。

這件事，早晚免不了掉要給父親知道的，他也快要回來了；祁

肋和母親便退進房間，立在善導聖母像前，沉靜了一會，便雙膝跪下，求她指示：怎麼樣說法，才能打動礦工的心。

這回，他的父親，回來得恰巧慢，祁肋爲分心一些，使不致把所有的緊張情緒，顯露出來，便拿了一本「你的朋友琪」，翻開念，隨手翻出一張圖畫，圖上是小琪對着蔚藍的天空坐着，玩弄那些小機械。

「用了這些小機械，小琪製造許多絕妙的……」圖畫下面這樣寫着。「製造許多絕妙的……」這句話，使祁肋構成了許多幻像，好似在他身傍，顯現了這可愛兒童，——小琪——正在趕造搬運貨物的起重機，精美的火車機頭，玲巧的飛機，破浪的潛水艇，魚雷艇……

喔！祁肋希望得到這樣一個又熱心，又工藝精巧的小孩，做

朋友，到底小琪，現在已到了天堂，偕同小耶穌製造玩具了！

祁肋把「你的朋友琪」繼續一頁一頁地翻過去，忽然又止住了手，他又尋到一張圖畫：「小琪正在地圖上尋覓外教國，預備去感化他們。」他——小琪——般般地詢問他的母親說：

「媽，到這一國有多少路？乘了飛機去，要多少天？媽，再給我說到那國呢？」他準備去傳教，領導人們親近好耶穌。

祁肋凝視小琪，他穿着水手的服裝伏在地圖上，手指在圖角上，因為那邊還沒有人認識耶穌。

那時祁肋不知不覺地合攏了書，眼眶內淚兒飽滿着，長嘆了一口氣，連哭帶啼地說：

「小琪，喂，小琪！你爲什麼要到這樣遠的地方去呢？快到這裡來，感化我的爸爸罷！」

正在感嘆的那兒，祁肋的父親回來了。

今晚很和藹，他看見了祁肋的沉思和悲哀，便走近前來懷抱他，撫摸他；他回頭給他妻子，說了幾句很親愛的話，祁肋的母親乘機便說：

「我的愛人，你可知道下主日上，本會口將舉行一種大規模的慶祝嗎？」

「是的，勞働慶祝！近來工友們，整天的談這件事呢！」

「他們怎樣說？」

「有些人，是很贊成的；有些人，却反對的。」

「那麼你呢？」

「我嗎？我是無可無不可的。……總之，雖然我不鼓勵，可是不說是件壞事呢！」

「如果人們也向你借傢伙放進堂內，……你怎麼辦呢？」

「那麼必須思量思量。」

「如果沒有思量的時間？」

「我就見機而作。」

「你願說『肯』嗎？」

「我也不說『不肯』。」

「到底，我的愛人，如果有人給你說：『你的傢伙，已經放在堂內了』，那麼你怎樣呢？」

「怎麼？……你這樣做了嗎？」

「不是我，到底，我們的祁肋！」

「是的，爸爸，我已把你的傢伙，擦亮後，都交給他們去陳列了。」
祁肋接着說。

祁肋的父親聽了他妻子和祁肋的話，一言不發，慢慢地向灶間踱去，抽出了早煙筒，啣在口內，擦了一根火柴，點着了煙，狂吸了三口；好似要掩飾所有的感觸似的，把帽子重壓在眉目間，垂着頭，不作聲。

忽然，轉過身來，向祁肋說：

「祁肋，你所做的，我並不呵責你，……相反，……到底，你知道：我……我不敢……；但是，我知道：這件事，爲我們的一生辛勤的祖先，是有榮光的。」粗魯強暴的工人，不知怎樣的竟對祁肋，柔馴得到這般斷斷續續的說着。

他靠近了些桌子，沉思了半晌，又說：

「我的脚，本來沒有踏進聖堂的習慣；到底，這次因着這些傢伙，爲祖先的榮光，我要進去一次了。」

他貼近祁肋，把他粗大的手腕，摟住了兒童嬌嫩的肩膀；抱着披滿棕色髮的頭顱，把嘴唇近上去，有什麼秘密似的，輕輕給他說：

「你懂了嗎？好祁肋；下主日我們要一起進堂。」

祁肋抬高了視線，凝視着他的父親，突然把頭投入父親的胸懷，雙手挽住了父親的頸項，不出一聲。

現在，我們的工人溫柔地低下了頭，和祁肋桃紅的面頰，熨貼着；把手放在祁肋的那顆因着歡樂刺激而劇烈地跳動的小心房外面；祁肋此時，暗暗地說：

「好耶穌和好朋友們，我謝謝你們！」



十一 勞働慶典

聖堂內，真的從來沒有像今天——聖枝瞻禮日——的這樣擁擠熱鬧。

遠近的教友，成羣結隊的來過勞働慶典。

無論遠的，近的，無論礦工，農夫，各色人等，都停止了工作，扶老攜小，穿了簇新的衣服，興興闐闐地進堂。

「人太多了！人太多了！」那咖啡館窗下的卑劣書記，拋去了記名簿，惶恐咆哮地說着。惡徒們完全失望了；不少下流咖啡館，從此沒有了主顧，——幾乎不能信的——歇閉起來了。

堂內教友的數目與熱度，裝飾與景象，都闢了新紀錄。

從平頂，直到牆腳，掛滿了五采鮮艷的旗幟：寫着不同的有關勞動的標語，一切煌亮的傢伙，分門別類，注明了物主姓氏，陳列着；最能引人瞻觀的，是堂中央，裝飾得精美別緻的那座礦工主保聖女白爾伯像，聖女像的四週，圍繞着五十名左右，一式制服的聖體軍。

靠門，第四個柱子後面，祁肋的父親，響亮地站着。

「哨！進堂，爲他是多麼困難的呀！」

他數十年來的老主人，魔鬼，看出他近來的行徑兩樣了，早已彷徨不安，深謀苦慮地想抵制。

這次他想進堂，魔鬼怎麼肯輕易放他去呢？它們又運用它們的成功秘訣，來寒他的膽，挫他的勇氣。

它們把進堂後，將遭種種侮辱，詬晉，與困難，層層疊疊放

在他眼前：

「礦內同事見了我進堂，將怎樣嘲笑與奚落呢？……還有密探！……還有激烈的朋友們！……而且我先前也辱罵過進堂的人們……我再有什麼臉……？」

歸結，終算理性得了勝利，他決定進堂

「呸！任憑怎麼，這次誓必進堂。」他反覆地念着，爲的是要增加些勇氣。

他是這樣動身來堂的。

現在，好天主安慰他，增加他勇氣，把種種掛慮，漸漸地割去。偶然抬頭，他看見煤礦監督，站在他前面僅二步遠，在八天前，他還竭力阻止人們來參加；還嘲笑開四規的工友們。他們二人的四隻眼兒，對射了，凝視了半晌，不好意思地微微一笑；到

底，他們心靈上，確實到了很大的安慰與和平。

*

*

*

方濟各會神父升了講台，開始講道理。他給這些工作辛勞的礦工們，揭示耶穌對於勞働界的甜蜜愛情，証明耶穌顧慮人們的糧食，和本性的痛苦說：

「耶穌在三十年中，不是情願過勞働生命嗎？不是有一天，五千多人，忍了餓，跟隨耶穌，欲聽他的道理，耶穌便顯了很大的靈蹟，把五個麵包，使他們都吃飽嗎？……
——他更用心地述說：

「耶穌怎樣更掛念人們更高貴，更值得人們留心保養的

「性命；這性命是耶穌把鮮血購買的，我們得到了，什麼也不必愁患了……」

他又漸漸地引到保留和發展這寶貴性命，最有效力的方法：「虔領聖體」。

道理講完了，便開始壯嚴的聖體遊行。

在最新高擎十字架者附近，肋的父親混隨着，他時常回頭觀望後面繡花天幔內的聖體；他想耶穌正在親手降福工友們呢。轉灣處，偶然抬頭，看見自己家裡的許多傢伙，很整齊地陳列着。不差，是他的傢伙，看得很清楚：三隻大小不齊的錐子，它們的木柄，因着祖先長久的工作，已弄得開花了；還有鐵槌，梗砍，劈片，礦中用的油燈……——他想耶穌即刻就要經過了，

要降福這些傢伙了！哦，多麼榮幸呀！可是同時，又起了一陣刺激，他腦袋內這樣想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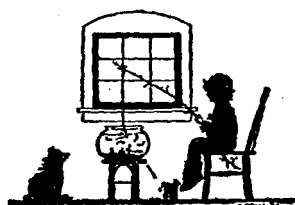
「這些都是祖先的傢伙呢！他們向來很忠信於天主與聖教會的規誡：耶穌降福的，是他們的德行呢！如果，我自己的傢伙放在這裡，那麼耶穌經過時，是不是要降福的？……或許，他竟轉過臉看作廢物，或許因着這些傢伙，不是爲他工作的，要像向那些不結果子的無花菓樹般咒詛嗎？」

現在他恍然覺悟了：

「可不是嗎？現世教友應活的性命，僅有一條——敬愛上主的性命。」這樣思潮突起突落的那時，他的眼線，忽然移到祁肋身上，他正和許多聖體軍，活潑歡樂地在聖體前，一步一步散花鋪路，他細聲小語對自己說：

「我所失落的聖寵，虧缺的本分，或許靠這孩兒清償了！」
他又想到耶穌當初對於貧苦工人，怎樣的恩愛，那麼現在也
定必肯憫憐我的。

依靠上主仁慈的善情一朵小蕊般，在他心靈慢慢地展放了。



十二 吾主恢復了地位

祁肋和其他聖體軍們，非常感激小耶穌已允應了他們祈禱的一半。祁肋父親那天的感動，他們都看得很清楚；他們知道祁肋的父親，歸結要悔改的；到底他們依舊盡量催促好耶穌，趕早應允尙剩的一半。

他們中，有一小軍人，決定一主日內不吃菓點，求耶穌賞賜祁肋，在復活瞻禮那天，得和他父親一起領聖體。還有一位小軍人，到「慈惠之后」聖母堂，伸展了手——作被釘十字架狀——念一串玫瑰經。

其餘聖體軍，大概定志天天領聖體；這七天內，差不多天天

有新進步紀錄出來。

★

★

★

聖瞻禮三那天早晨，祁肋的父親上工去的那時，在路上碰見了共產黨首領，他親眼看見他前天進聖堂，參加勞働慶典，便嚴厲地責問：

「朋友，前天，我親見你去參加神父們的瞻禮！怎麼……？」
你竟也背棄我們了！」

「不錯！……」祁肋的父親冷酷地回說。

這惡首領看出事體不妙，急忙消了怒氣，改成和藹態度，想用金錢來拘引他，婉轉地說：

「爲的是缺了銀子嗎？」

「呸！我有兩隻手，儘能賺得來的。」

「那麼，你究竟要什麼？」

「再也不要什麼！……現在祇要脫離你們，……我自後還要
去參加主日瞻禮哩！」祁肋的父親很堅決地回答。

「喂，朋友！爲什麼要這樣？」

「這是我的自由權！」

「赤老！赤老！……甘心做帝國主義的走狗！走狗！……」

這凶惡的首領，喃喃咒詛着，忿忿地遠離了他。祁肋的父親聳了
聳肩，藐視這些咒詛，他心靈上極重的担子，從此好似解除了；
便滿腔安慰地繼續他的路程。

走了一程，碰見了許多正經朋友，他們上前來和他握手，慶
賀他毅勇地和不良份子絕交。

聖瞻禮五，祁肋的母親，很驚訝地念「聖女白爾伯雜誌」上面載的二段新聞：「本堂神父的勞働慶典效果報告。」和「講道神父的四規成績報告。」

聖瞻禮六，祁肋的父親，和祁肋一起進堂，聽受難道理。
聖瞻禮七，他要求祁肋引他到神父那裡去行告解。他們出堂時，已傍晚了，祁肋覺得他的父親，很緊地執住他的手，感到他父親心靈上，享受着從沒有享受到的幸福。

*

*

*

復活瞻禮到了，燦爛的陽光漸漸地高升，徵象勝利和平安。
祁肋的母親，因須預備超等早餐，她望了早彌撒。祁肋和他的父親，去望七點鐘的大禮彌撒。

他們進堂的那時，無數礦工已站滿了。聖樓上的大風琴，奏得軍樂隊般，雄壯激昂；細麗輝煌的裝飾，增加了無限熱情；總之在在引起他們的好感。

主祭司鐸咏唱「我信全能者」時，祁肋的父親，突然回憶這節歌，是童年時聽慣的，而且有幾段，還能模糊地背出，便也附和着引吭高歌了。

現在，已到領聖體的時候了。

祁肋第一次不願和聖體軍們一起領聖體。他兩手捧着，頭略往前低着，小面容堆滿了愉悅，愛情；他慢步先導，他的父親交叉了手，挺直了身體，畢恭畢敬地跟在後面，跪上聖體欄杆。

領了聖體回來，他感覺數十年拋去的好天主，在胸中又施與不可名言的幸福，安慰。——給天主的聖寵神力融化了，給愛情

沉醉了，他好久好久，臂肘靠了樑子，雙手掩了面頰，發洩他懺悔和感恩的誠摯情緒。

*

*

*

出堂時，明媚和愛的太陽，掛在當空了；草木新抽的嫩葉，在陽光下招展；含蕊未放的桃花，也在舞蹈；一切欣欣向榮的大自然界，都在慶賀祁肋父子二人的幸福。

祁肋昂了頭，貼近着父親；父親緊執了他的手。

天主在他們倆心中講話，父子間閒談很少。

那邊一隻百靈鳥，從地上撲起來。

「看呀！爸爸，牠飛得多麼高啊！……」祁肋指着百靈鳥，

首先向他父親打破沉默。

「正和我們今天早晨一般；我的愛子，你聽吧！牠還在婉轉抑揚地唱歌，頌揚好天主呢！」

「噢！……牠快要落到地上來了！」

「那是爲後來飛行更高呀。」

★

★

★

在家中，那心滿意足的主婦，忙忙碌碌地正在預備筵席。

★

★

★

然，亞肋路亞，耶肋的母親！你歡樂吧！你的愛子，現在竟昂昂，宛如凱旋的軍官，帶着勝利品，嚮導你的丈夫回來了。你儘自踴躍慶賀吧！聖經上這樣寫的：「誰因我的名字，收

留這樣的孩兒一個的，便是收留我。」

亞肋路亞，忠實的人妻！你歡樂吧！你的丈夫回來了！回來時，已成偉大的，已成美麗純潔的了。

*

*

*

愉快地舞蹈吧！聖經上還有一段記載：「一百隻羊中失迷的那隻，找着以後，就喜喜歡歡地，把牠背在肩上，回到家裏，聚集了許多親友，給他們說：『你們同我喜歡吧！因為我失迷的那隻羊，又找着了。』我給你們說：『一個罪人痛悔改過，在天上也是這樣喜歡。』」

亞肋路亞，聖體軍們！你們喜歡吧！好耶穌因着你們的祈禱祭獻，又發顯了絕大仁慈。

★

★

★

礦工和兒子踏進了門，看見屋子收拾得異常清潔，台子上鋪了白布，中間放了雪白的鮮花，好像有什麼大慶大典。

他急急向前，和最親愛的她懷抱了一次，從雜物廚內，抽出他的父親，——祁肋的祖父——臨終時最後一吻的銅質十字架。

室內寂靜無聲，三人呆立了，各自默默地出神。

他忽然把十字架掛在壁上，慷慨激昂帶着出神誠摯地說：

「從此耶穌永是這裡的主人！」

祁肋小鳥般輕靈，撲入父親的懷中。

半响，從父親懷抱中跳下，在經本中，匆匆翻出琪特豐加郎像，把它貼在十字架下面說着：

「我的小孩，謝謝你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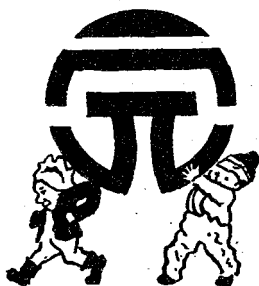
★

★

★

其實，其實，比了兒童們祈禱，祭獻，再有千萬倍更足令人驚訝，贊嘆的呢！誰也知道：是天主的仁慈，仁慈，仁慈！

不差，世界上最能催逼耶穌聖心發出絕大仁慈的，是人類中最柔弱的二等：「孩童」和「罪人」！



改 誤 表

頁	行	誤	應改作
2	1	葉	菜
8.	4	頑們	頑童們
11	4	把計劃那肋…	把那肋…
13.	10	大懶不多	大懶差不多
20	7	途	逐
21	2	尖上	舌尖上
33	1	捧	棒
41	11	事…人…	事, …人, …
42	1	在	地
44	10	侃	侃侃
52	2	恭	慕
53	2	動不	不動,

注意：一 本書內符號標點之差誤，不及一一改更正為歉。

二 27頁註二，當更正如下，

“Votre ami Guy” 你的朋友琪已譯成華文，為本叢書之一；1935春可出版。

花鳥曲

張孝松 著

演歌·

本書是個公教青年修士底創作·輯集着：新詩·兒歌，表

來！公教小朋友們！來讀「花鳥曲」！來玩味蜜甜的歌意
！它比牛奶糖還甜呵！

來！愛讀新詩的公教青年們！你們嫌近年來文壇上詩歌太
沉寂麼！來讀「花鳥曲」！來讀吾們自己的公教作品！

來！沉醉在葡萄酒杯中，慣讀吟風弄月，風流作品的公教
青年們！快醒悟吧！回轉頭來！來讀「花鳥曲」！浸沉在爲你們
傾流的聖血中！

來！逗留於鬼文學道上的公教青年們！拋了你們久已懷抱
的詩韻合璧！來讀「花鳥曲」！來加入到公教新文學底戰線上
來！勿做個時代純正文藝底落伍者

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啓

遺書一束

！生學小！友朋小是
！物讀好良的人軍體聖

本書是敘述一個八歲兒童的故事。他是一個活潑伶俐的兒童，自從初領聖體以後，熱心勇敢更加出衆。做領聖體聯盟會的書記，（像現在聖體軍的隊長）同一位神父通信，所說的遺書，就是他寫給這位神父的信。

他在信中，述說自己一總的事情：日常的生活，有趣的遊戲，好新聞；自己的過失，心底的秘密，也完全和盤托出。他的父親，是個無神派，不相信天主的掛名教友。他爲他所求，爲他領聖體，爲他吃苦，有時也用幾句好言規勸他，真和現在聖體軍的精神一般。末來他爲他父親改過而犧牲性命。這些遺書，因爲是他親手寫的，所以爲兒童們更覺有趣可貴。篇後又附上吾主的聖意和教皇的意願；例舉吾主和教皇愛慕兒童的言行。正是小朋友，小學生，聖體軍人們不可不看的一本書！

聖體軍小叢書

Cœur d'apôtres

Auctore P. Victor Marmolton, s. j.

Traductore Matthæo Tsang.

上海教區惠主教准

書名 原著 譯者 印行者 再版

小宗徒 法國馬爾東 張希斌 徐家匯
土山灣印書館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四日

7
+13215

(1)

